

读四书大全说

一
函五册

新刊
知不足齋
印

PDG

讀四書大全說卷七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譏

季氏篇

已也聞有國有家者以下意分兩支但聖人說成一片耳
話到聖人口裏便怎融液曲折不消分支作柱而理意交
盡孟子卽不能然而況其他故辭至聖人而始達繇其胸
中共一大鑪冶隨傾鑄而成象然學者讀此正當於合處
得分而後可以知聖筆化工之妙前云君子疾夫舍曰欲
之則夫子之所責於季氏者唯其欲也若冉有之言憂也
則折之曰而必爲之辭知其憂不在此而彼亦初不爲子

孫慮也云不患寡不患貧修文德以來遠人蓋以理言而責其以患貧寡故妄欲人之土地也云患不均患不安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以事言而見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云後世必爲子孫憂者非其本心而徒爲之辭也云均無貧和無寡則以引伸其不當欲之故云安無傾則以質言顓臾之不足爲季孫憂也乃自聖人言之彼此合成一理初無垠鄂不期於立言之妙而妙自無窮豈若後世文人必分支立柱以自爲疏理哉均則無貧矣安則無傾矣然君子之所以患不均者非以欲無貧故患不安者非以欲無傾故若其欲無貧無傾而始以不均不安爲患則是

亦患貧患寡而已矣有國有家之道不若是也君子之所
不患者直以不當患而不患豈所患在彼乃故不患彼而
患此以巧免其患哉不當患而不患者心之無欲也無欲
而後可以行王道則文德自此而脩矣若夫其無貧無寡
無傾則唯患不均患不安自能以遠慮而絕近憂不此之
患則分崩離析而憂在蕭牆之內矣明於其所當憂者則
以顓臾爲憂之強辭可折明於其所不當患者則不容患
得患失而肆其私欲固矣乃以其安分無求而不動於惡
者在是其以制治保邦而免於傾危者亦卽在是故可卽
以折其強辭者抑其私欲故聖人互言之不待歧說而事

交盡若不患貧寡之實則以修文德爲歸患不均患不
之道則以扶邦之分崩整邦之離析爲效意各有屬讀
者曰不容紊也乃夫子於此則以不患貧寡而修文德以
來遠人爲主而以均無離析安無分崩爲賓蓋因伐顓臾
以啟論端則卽事以遏其欲而顓臾之不可伐著矣若其
爲季氏憂蕭牆之禍則冉求之言憂也本非如情之辭亦
且姑與折之而季氏之攘奪以召禍則不可亟挽之旦夕
者也以理以事揣之而緩急輕重分矣此又善觀聖言者
所宜通也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豈徒孔子知之冉有

亦知之卽季孫亦未嘗不知之探其意中所懷挾者而告之曰吾恐在此不在彼亦因其所懼者而懼之也使季孫冉子不知蕭牆之內有憂則其以固而近費爲子孫慮患亦爲子孫謀長久者深計之所必然非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矣季孫之憂自在蕭牆而其欲則在顓臾知憂不在此而曰憂是以爲君子之所疾

若所當憂則雖遠而必憂其不當憂則近固無憂若置遠爲不足慮而日收前後以爲之防亦徒操同室之戈而已雙峰云顓臾遠蕭牆近大是不審且如朱子所云哀公以越伐魯則禍在越矣越豈近於顓臾哉蕭牆之內只是禍

發不測意

羅豫章以陽虎囚桓子爲蕭牆之憂朱子不宗其說而以
哀公興越師易之蓋以冉有仕季氏在康子之世固知豫
章之失考然哀公欲去三桓謀雖謬而事則正孔子不當
使季氏憂之而豫爲之防且哀公於時事尙未形而先爲
微詞以發其密謀是夫子不以待白公者待吾君矣聖人
所言但以理論所謂三桓之子孫微矣者是也眼前看得
他不好便知其必有禍亂若禍之所自發雖聖人亦不能
知也不能豫測而忽發故曰蕭牆之內魯至悼公以後三
桓之子孫不復能執魯政後來更別用一番人若公儀子

之類三桓後裔大段蕭索去特史不記其所終無從考爾
陪臣三世之後所失之國命屬之何人天子諸侯豈能遽
收之大段是彼此相移迭爲興廢以成大亂之勢耳近華
亭陳氏龍子說此謂陪臣之失失於庶人其義亦通春秋以
後無干出一班華門圭竇之士立談而收卿相以傾危人
國据此則庶人之議非私議於草野乃議於廟廷之上也
與孟子所云處士橫議同集註言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
三代之世王執藝事以諫輿人獻箴雖明主亦安能無失
政雖聖世之民亦安能無私議耶但不抵掌談天下之事
以操國柄而已

言未及之而言問他人而已對也未見顏色而言君子一
無與人言之意而已冒昧以言也言未及之而言是攔橫
搶先說話未見顏色而言是不避厭惡唐突得去勉齋謂
未見顏色者言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
或有不樂則方與人言而意又移愆在君子不在己也瞽
者之愆甚於躁固知未見顏色者之尤妄

若但戒人言以時發則與人恭而有禮初不擇人也故曰
言滿天下無口過今云侍於君子有三愆則是因侍君子
而始有之也因侍君子而始有則將不侍君子而可無乎
非不侍君子而可無愆而何以云有蓋不侍君子非可無

愆也有愆而不自知其有也以位言之則朝廷者禮法之宗也以德言之則君子言動以禮而非禮者以相形而易見也若只隨行逐隊與草野鄙陋人一例爲伍則彼亦愆也此亦愆也一堂之上不相照應只管任情胡閔去蓋有終日皆愆而自以爲無愆者矣人不可以有愆而當其有愆則尤不可不自知其有不知則終不能知愧而思改故君子者夫人之衡鑑也不可不求親近之以就正者也或疑有德之君子則固人所當就正者矣若有位之君子豈其必足以爲斯人撿點言行之資乃抑不然章楓山居林下二十年或欲舉之以充講官一老先生謂其不可曰楓

山久在田閒未免有朴野倨侮之色使之日進於上前且使人主輕士大夫崇禎閒郝給事土膏十餘年閒住一旦賜環召對之下不問而對高聲闊視致動上怒卻將溫體仁陷害東林事決裂而不可挽自非盛德之士動容中禮則不與有位之君子相晉接亦且陷於愆而不自知以此思之然後知聖人此語爲曲盡物理也

以戒字意求之則朱子言理不如范氏言志之親切大要此章是遏欲事且未到存理處其言君子者言外有一小人在是人品大分別處且須立個崖岸不墮小人去故曰戒至於存理之全功在三戒以上一層且非此處所及乃

但言遏欲而不及存理則此三戒者將無與釋氏共之好色癡也好鬪瞋也好得貪也然則聖人其以釋氏爲君子乎曰釋氏雖不得爲君子而與任血氣以自恣之小人豈不猶賢乎乃君子之所以終別於釋氏者則以隨時消息不流於已甚而未嘗剷除之以無餘也故血氣之所趨則戒之而非其血氣之所必趨者則未嘗力致其戒也豈與釋氏之自少至老必廢昏姻絕殺害而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之餘皆非其所得者哉繇此思之朱子之以理言者亦可得而通矣

集註血陰而氣陽一句乍看覺得插入無謂及觀范氏血

氣志氣之論及朱子所云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
只此氣乃知集註用意之深雙峰云能持其志則血氣皆
聽於心則已贅一血字矣大要氣能爲善而抑能爲不善
如血則能制其不爲惡而已足不能望其爲善也蓋氣陽
而血陰氣清而血濁氣動而血靜氣無形而血有形有形
而靜則滯累而不能受命於志濁則樂與外物相爲攻取
且能拘繫夫氣但隨己以趨其所欲故好色好鬪好得者
血役氣也而君子之戒此三者則志帥氣而氣役血也今
以好色好鬪時驗之覺得全是血分管事及至淫猥之心
戢退則直忘此身之有血而唯氣爲用事矣乃夫子於此

分任其過於血氣者以氣本可與爲善而隨血盛衰不自持權見累於血以爲之役氣亦不得而辭其過也氣能聽志而血不能聽志心之不戒者聽命於氣而抑聽命於血雙峰心是魂魄之合一語極有理會唯其兩合於陽魂陰魄是以亦聽命於血乃魄雖靈終是凝滯重濁物事而心卻輕微役使他不動則不得不資氣抑而扶之魂清於魄而心又清於魂心是魂魄之輕清者合成底故君子專有事於此以治魂魄則心君也氣將也血卒也潰卒脅將以干君而明君必任將以制卒其理一也

知命有知命之功畏命有畏命之事新安以格致誠正分

配之精矣既知天命以後尙須有事於畏孟子說知性知天又說事天立命事天立命喫緊工夫正在畏上不知則必不畏而知者未必其能畏也夫子以說到天命上則君子小人相差懸絕與畏大人之與狎畏聖言之與侮只爭一敬肆者又別故於小人上加不知二字言且不知而何望其畏若夫雖若知之而不畏者則既異乎醉夢之小人而抑不得爲君子自別是一流故可云君子知命小人不就就其大分段處立之辨也亦可云君子畏命小人不畏就其極至處終言之也只君子知命小人不知與君子畏大人聖言小人狎侮之一例是君子小人之坊界進此以

言君子則有畏命之學就此以窺小人則其行險徼倖者固不畏也知此則大人聖言不得復以知不知添入明矣大人聖言其顯者自易知也雖小人亦未嘗不知也若其爲大寶所凝至道所出之微者則必能畏之而後其道之宜畏德之可畏者始可得而喻也是其大端之別在畏不畏而不在知不知且小人之不畏天命唯不知之是以終不得而玩之若夫大人聖言唯其不能深知而亦或知焉是亦得而狎侮之則小人之不畏大人聖言罪不在不知也小人之罪不在不知則君子之功亦不徒在知審矣乃亦有於天命求知而反不畏者則老莊及釋氏是也乃老

氏之於天命雖用其抵巇投閒之巧而其所操爲雌黑谿谷之術亦終不敢求勝夫天而拂其命故夫子亦終不以老氏爲小人則已與釋氏之小天而自大舉天而自高滅天而自存者異矣故有事於知天而自謂知之乃以增其褻慢者唯釋氏獨耳後世從夷入華當夫子時無此小人也朱子以知字括三畏自不如和靖言誠之爲切而雙峰分析知畏各致之功亦大有功於朱門矣

曰知之曰學之之字所指不當有異然則以知之之字指此理而言謂洞見本源該括萬理則夫困而學之者亦豈盡天下之理全體大用一學焉而無遺乎學此者以漸則